



1976年4月,何其芳(右)与向云鹤(左)到红砂碛游玩

生活是多么广阔,  
生活是海洋。  
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  
这是现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文艺评论家何其芳先生的著名诗章《生活是多么广阔》。何其芳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在家乡红砂碛,就有他的快乐和发现的宝藏——长江三峡石。

何其芳的文学成就举世皆知,但鲜有人知他还是一位赏石家。在长江边长大的何其芳,对三峡石情有独钟。红砂碛是万州儿女的天堂,何其芳从小就在长江边的碛坝玩耍,对五彩缤纷、形态各异、图案丰富、诗情画意的三峡石爱不释手,拣了不少奇石放在书案上赏玩,也常馈赠友人。三峡石给寒窗苦读的少年何其芳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参加革命后,他也常对战友和文朋诗友提到家乡的三峡石,绘声绘色地形容碛坝卵石的美丽。

红砂碛是长江万州河段一个堆满长江卵石的碛坝。在长江南岸翠屏南山岭岑洞下面,沿长江有一湾碛坝,夏季长江涨水会淹没碛坝,秋冬春三个季节则水落碛出,彩石斑斓,积攒成碛,形如秀眉,故称峨眉碛,也称红砂碛。“峨眉碛月”是古万州著名

的八景之一。  
相传古时城内男女老少每逢“人日”(农历正月初七),乃成群结队过江嬉游于碛上,击小鼓,唱竹枝,并用鸡鸭预卜当年庄稼之丰歉。清李鼎元有诗:“仲春暖似夏初时,万县桐花满枝。夜半山岈残月吐,一痕沙碛画娥眉。”此诗描绘了残月半吐,映照红砂碛的美景,是“峨眉碛月”天然胜景的真实写照。

诗人对故乡的美景美石眷念深深,带着浓浓的乡愁。1931年,何其芳和万州老乡杨吉甫曾在北京合办过一本期刊《红砂碛》。知道何其芳的人都知道《红砂碛》,研究何其芳的专家学者无一例外都要提到这本刊物、提到何其芳家乡的三峡石。发刊词《释名》中,何其芳解释了《红砂碛》刊名的由来:“要留住那刹那时拣着了,刹时又失掉了的欣喜的影子。”这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三峡石的情景。有过拣奇石经历的人都会体会过,面对河滩漂亮多彩的奇石,认为这个漂亮、那个精彩,不停地有惊喜,一路拣一路丢,最后能带回家的只能是自认为最精美的那几块。

何其芳对家乡的美景魂牵梦绕。进北京后,由于繁重的工作和创作,他多次想回

## 何其芳与三峡石

□何佳

故乡都没有成行,直到1976年,年过花甲的何其芳终于得圆还乡梦。在看望母亲后,他迫不及待地赶往长江边的红砂碛。

1976年4月26日,是一个阳光明媚、微风吹拂的日子。何其芳带着小儿子何辛卯,沐浴家乡的春光,与同学向云鹤等六人,坐车到聚鱼沱罐头厂外坝。一下车,红砂碛美景尽收眼底。阳光下,红砂碛五彩缤纷的长江卵石闪着迷人的光泽,似在对游子发出深情的呼唤。何其芳激动万分,沿着通往碛坝的羊肠小路往河边走。同行的人怕他摔了,要扶他,却被他推开了,他迫不及待地往红砂碛走去。

其实,何其芳当时已病魔缠身,手脚都不太灵便了。但一走进红砂碛,何其芳就聊发少年狂,忘了自己的年龄,也忘了身上的病痛,一下子坐在石堆上,忘情地抚摸着,如见到久违的老朋友。

何其芳受何其芳的感染,都忙着找寻漂亮的石头。万州有句俗语:“大河坝挑石宝贝个个都乖。”同行的朋友兴奋地拣着,不时发出一声声惊呼:“哦,这个好看!”“哇,那个好美!”

何其芳很有经验地对其他人说:“慢,我先交代一点,根据经验,要想得到满意的卵石,必须先选一个点深挖下去,挖到最后所得,那就是最好的卵石。”

何其芳觅石总是十分专注,用手拨拉着河沙,搬开品相不好的卵石,小心地放在一边,找寻埋在河沙下富有诗情画意图案的卵石。每发现一块不错的奇石,他总是从不同角度端详、品评。小半天,就选了一大堆他心仪的美石,这是他从从小就热爱的红砂碛给他的馈赠。何其芳开心地笑着,很有成就感地说:“石头陷得越深,时间越久,越没被人发现,是最好的藏珍。”

现在的精品三峡奇石,大部分是挖机深挖出来的,知道这一点的人,不由对何其芳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真是一位爱石觅石的专家。何其芳亲手拣的美石中,有的图案似人物,有的类花草,有的若树木,还有的像动物。他擦着汗,开心地欣赏着寻到的一堆美石,特地嘱咐小儿子,让他一定要带回北京,给北京的居室增添雅趣。

从万州红砂碛带回北京的三峡石,被安置于诗人的书桌和床头,每天都要观赏抚摸,每一方三峡石都寄托着诗人浓浓的乡梓情怀。家乡红砂碛的三峡石,一直陪伴着诗人最后的岁月。1977年7月24日,何其芳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5岁。觅石红砂碛,成为他留给平湖故里最后的身影。

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笔者也爱石如痴,又与诗人有着很近的血缘关系。笔者自幼爱好文学,读过何其芳很多诗作;也从小喜欢河边五彩缤纷的奇石,他拣石的经验让我收获了很多美石。小时候我曾多次看到爷爷站在村口的黄桷树下,望着长江对岸的故乡说,老家祖地是块风水宝地,有个人在北京当大官。当从何其芳的家谱中看到爷爷、父亲、大伯和四伯的名字,得知从小崇拜拜、闻名世界的大诗人何其芳竟与自己有很近的血缘关系时,真是非常荣幸。笔者痴迷文学、笔耕不辍,却愧无大成就,但在奇石界小有名气,收藏了百余吨图案精美的三峡石,还携手同好创办《中国赏石家》杂志,了却了自己传承祖国优秀赏石文化的一个心愿。

何其芳纪念馆在诗人故居凉风镇落成之时,笔者曾捐赠十方觅自红砂碛的三峡石,并献出四幅昔年诗人觅石的照片。笔者一直在筹建“三峡石博物馆”,希望将红砂碛、关刀碛等三峡石留给子孙后代,并向中外游客展示。何其芳与三峡石的故事将是博物馆“名人爱石”中的重要篇章。

诗人的墓园在大白岩上,面对着他喜爱的红砂碛。三峡工程二期蓄水后,红砂碛永沉水下,变成了美丽的平湖。在紫气氤氲中,仿佛还能看到诗人江畔踏波,携三峡美石且歌且吟的身影……



## 死海之行

□邓宗良

约旦首都安曼大大小小的街道两边,密密麻麻、摩肩接踵挤满两三层楼的浅色民居,在十月的阳光下反射着柔和的象牙白色调。这座随着山坡起伏的城市,好像被一张泛旧的有浓郁阿拉伯城市图案的巨大飞毯覆盖着。一眼望去,无数门窗错落有致,整个城市犹如无边无际、美丽壮观的蜂巢,整齐而有序。民居屋顶平台上,无不安放着硕大的圆形水箱,差不多的大小和形状,让人想起一场雨后森林一夜之间冒出来的白蘑菇。水本来就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与其他地方比,这里的水资源更为稀缺。

车子经过一条上坡路,一棵棵枝杈绽放着紫红花儿的小树,静静地依偎在一栋栋民居门前。城市相关管理部门,或者这些民居的主人,一定是用珍贵的水细心浇灌这些小树。有了这些小树,这座城市顿时多了一些诗情画意。在那些不缺绿树和鲜花的城市,不会有如此联想。也不全是因为这些开满鲜花的小树,因为安曼本来就是洁净的、静谧的。也许正是这些挂满鲜花的小树,在单调的街巷里多出的这些色彩,让你想起古罗马时期等历史节点上,这座城市曾经的繁华。

这种反差,在约旦处处都可以感受得到。到了死海,这种反差更为强烈。地理教科书告诉我们,阿拉伯半岛有个死海,水面海拔-430米,为陆地上海拔最低处。当有一天真的站在它的跟前时,却有战胜梦幻的感觉。

安曼到死海有半天车程。出安曼不久,迎面扑来的山坡上是郁郁葱葱的林地和果园,还有山谷里碧绿的的水库,水中倒影层层叠叠,浓淡相宜。若不是亲眼所见,不会相信这是阿拉伯半岛的风光。尽管出了绿意盎然的山谷,更多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在戈壁滩,车窗外的不远处,贝都因人赶着土黄色的羊群,悠然自得,漂泊四方。据说看到他们,需要好运气。果园林地还没来得及看清楚,转眼间便是无边无际的荒芜苍凉,一个拐弯就让人恍若隔世。

当车子行驶在漫长的下坡路时,意味着就要进入约旦裂谷,离死海不远了。阵阵热浪扑面而来,路边忽然出现一片田园风光,田垄纵横,鸟语花香,不禁屏息倾听那徐风过处的田园牧歌。这片苍翠欲滴,自然让远道而来的客人起疑,何来如此充沛的淡水?不由得不知不觉地睁大眼睛,去寻找水的踪迹,比如沟渠、水井。但茂密的农作物里,水的神秘影子是无处可寻的。深深吸一口这世外桃源里的空气吧,温润而甘甜。水在哪里?水是在大地深处,就像地球母亲慷慨的乳汁吗?

这幅田园风光,是死海为远道而来的客人铺开的绿色地毯。这好像是刻意制造一种强烈对比,以衬托死海的死无生机。到达一个豪华的旅游宾馆,穿过宾馆大厅,出后门,绕过一个很大的组合式游泳池,走一段长长的台阶,就来到了死海边。台阶两边,大片沙土泛着一层薄薄的白盐花,如果不是如此炎热,一定会让人联想到刚刚下了一场小雪。远处散落着孤零零几丛灌木,暗淡的灰绿色,懒得叙说荒凉和寂寥。午后的骄阳炙烤着沙土,试着赤脚踩在上面,瞬间觉得沙子下面就是燃烧的炭火。走不了几步,赶紧套上鞋子。燥热之中,空气好像很黏稠,如凝固一般。越是需要风儿吹拂,越是感觉不到一丝丝的风儿。

水面上无风无浪,一潭死水,一望无边。没有船舶鸣笛航行,连小小的帆船也毫无踪影。是今天赶巧了,还是平时就是如此?这无疑为死海提供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佐证。对岸的高山,裹着淡蓝色的雾气,昏昏欲睡。仔细一看,山峦是青色的,这大概很接近中国古诗里的远山黛色。岸那边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一片古老的土地有讲不完的故事,不管讲的是遥远的从前,还是近在咫尺的昨天。死海这个巨大的内陆湖泊,盐的含量是普通海水的8.6倍,当然不能用于灌溉,更不能饮用,这在缺水的阿拉伯半岛尤为让人惋惜。最深处达到近400米、南北长达80多公里的死海,据说连一条鱼虾都没有。这或许会使原来乍到的游人产生这样的幻觉,以为到了另一个星球。不过,岸边有农业,有矿产,还有旅游业。岸边高档旅游饭店里,那些穿着花花绿绿的外国游客,像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一片浩瀚的水面,在干旱炎热的中东内陆,其生态价值已经不可估量。尽管每年水位在缓慢下降,它仍然是阿拉伯半岛上一颗巨大的蓝色宝石,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

我们这一行中,有个地方旅游部门的官员。即使不知底细,也不会猜错他的身份。只有他今天是一身休闲装,老大不小的还穿着短袖花衬衣、米色短西裤、长棉白袜、色彩斑斓的旅游鞋,时髦的墨镜扣在与墨镜一样颜色的黝黑的脸上。他一见到死海,本来就快的语速更快了,像机械表秒针的急促声响。鱼儿就这么遇到水,他恨不得马上扑腾到死海里。大家劝他,天气如此之热,陌生之地,万一中暑什么的,难有应对之策。死海好像有一种不祥的心理暗示。当然他是听不进去的,换了泳裤就下了海。他大概是为此做了功课,有备而来,或者本来就见多识广,如此一般乃家常便饭。他在死海放平身体,仰卧在水面,边示范边不慌不忙地讲解。他提高嗓门大声地说,不能翻身俯卧,否则凭一己之力是翻不过身来的,后果可想而知。大家觉得,这有点儿危言耸听了,恨不得让他俯身看看,又怕真出个意外怎么办,也就不激他了。看来他真是逮住了难得的机会,意犹未尽,还站在水浅处,几乎把他黑乎乎泥巴抹遍全身,只剩下眼睛、嘴巴,还煞有介事地在胸膛两侧画了几道像骷髅的肋骨,逗得大家笑得快倒不过气儿来。中国人的朗朗笑声,打破了死海边的沉寂。

旅游部门官员毕竟是内行,他以不容置疑的专业口吻说,眼前的死海和安曼城里的文物古迹、杰拉什古城这三个旅游点,足以打造一条对于中国人极具吸引力的旅游线路。他敢打赌,只要开通一条直达航线,只要可以畅快地使用银联卡,只要宾馆里添置电开水壶,不计其数的中国人,特别是他所存在的那个地方的中国人,就会源源不断地来到死海,以各种各样的舒服或不舒服的姿势,躺在浮力满满的水面,手里捧着手机自拍或他拍,开心地发微信。

这个旅游部门官员所说的,也许是对的。有吸引力就有旅游。什么是吸引力呢?差异性审美是也。这里面有此地与彼地的差异,不同文化内核的风土人情,不同历史的传承转合,不同地理环境的千姿百态,总是充满吸引力。也有此地本身的各种差异,比如死海如此巨大的湖泊与当地淡水资源缺乏的反差,如此缺水与人们为了生活情趣和诗情画意舍得用水的对照,一望无垠的苍凉与肥沃谷地苍翠连天的落差。差异性审美,正是旅游魅力所在,由此吸引着异地的人们千里迢迢而来,只要被它表层魅力吸引走进去,更多深层次的东西便会让你深陷其中、流连忘返,获得更多的精神愉悦。

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历史、地理、文化、经济等等是一个完整的链条。旅游业使它们如此紧密地环环相扣,在有限的时空里展示其深沉厚重和绚丽多彩。哪怕仅仅关注其中的一个环节,其内涵之丰富也会超乎想象。如果依然觉得它索然无味,那一定是因为你离它还不够近,心与它贴得还不够紧。

盛夏的六月,汽车在秦岭深处商洛市域的高速公路上行驶,仿佛是在深绿色的海洋里泛舟。若不是群山之中众多高大的桥梁与不断穿行的隧道,在提醒这条高速公路的艰险与复杂,谁也不会想到我们是在走商州。

商州者,商洛市也。从商州走出的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曾有《商州初录》与《商州又录》刊行。2022年6月下旬,我跟随中国作家协会“国之大家·生态秦岭”采风团深入商洛市的洛南、丹凤、商州、山阳、柞水等五区县采访时,感觉就是在寻访贾平凹笔下的文学世界。商州西邻古都西安,东连中原盆地,北接八百里秦川,南镶江汉平原,自古就是秦楚要冲。唐代大诗人李白曾惊呼“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其实,因秦岭阻隔,古代的商山道也非常艰难。这条作为古长安通往河南、湖北以及东南商於古道的重要道路,曾是多少放官官员心中的不归之路。唐代大文豪韩愈就无限感慨道:“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而在五代诗人王贞白的眼里则是:“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四皓卧云处,千秋叠藜生。”

像我这样在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资深文学爱好者,对商州的所有认知几乎都来自贾平凹的文学叙述。贾平凹的多篇散文曾写过去西安的行路之难。他80年代初创作的《黑龙口》,以极其幽默的方式讲述商州北去西安唯一一条公路中秦岭关卡“黑龙口”的种种趣闻,写活了商洛人的行路之路。2000年,我第一次沿着贾平凹的文学路线进入商州的时候,人们仍需要走312国道,大巴车4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商州城。那时,已经多次重修的国道沿线的村庄,仍与贾平凹散文中的记述相吻合。我想瞪大眼睛看看那个让人忍俊不禁的“黑龙口”,结果还是因为打盹,把这个文学小镇甩在身后。原来是路况好了,司机也把车开快了。

如今的商洛,不仅有贯穿南北的铁路,还有宽阔平坦、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从西安到商州城,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这在20年前,甚至10年前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高速公路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也是耗资巨大的天价工程,倘若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在秦岭深处修建高速公路,就是天方夜谭。秦岭深处商州各县都有高速公路的布局,正是祖国强盛的一个小小的注解。有了平坦、宽敞的高速公路网,商州就是全国现代化路网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道路通了,抓脱贫致富的产业才有更好的空间与可能性,各种因地制宜的产业也就有了便捷的外销渠道。我记得贾平凹1984年在《十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鸡窝洼人家》,讲述一丝外来变革之风掠过闭塞封闭的乡村时,两个破碎的家庭重新组合的故事。小说中的禾禾是乡村能人,在外力的帮助下种植湖桑蚕桑,走上致富之路。当然,他也获得灰灰的妻子烟峰的真爱,重新组合了家庭。这部中篇小说后来被拍成电影《野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获过第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演员岳红也获得“最佳女主角”。贾平凹198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浮躁》,也是书写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闭塞的商州后,人们的不安、浮躁甚至反叛。那个在仙游川游走的乡村青年金狗,已经不满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给自足生活,勇敢地进入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星座。这部长篇小說后来获过“美孚飞马文学奖”。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提速,贾平凹笔下出现了从商州进入西京城的高兴(《高兴》)宁愿在城里当一名“破烂王”,也不愿回到商州已经荒芜的家园的故事。乡村要振兴,产业自然是关键;有了好的产业,商州的百姓们才会乡土安居乐业,而不需要像带灯(《带灯》)一样的乡镇干部整天做动员工作。

在这次走商州的过程中,我看到商州各县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采取“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策略,探索更积极主动的产业富民之路。洛南县四皓街道柴峪村,通过聚力打造全县烤烟产业高质量发展综合示范区的方式,



## 走商州

□厚夫

助推烟农逐年丰收。我走在绿油油的烤烟大田的时候,竟想到这一垄垄的烤烟就是大地的诗行,是乡村振兴的诗句。

光伏电站这个高技术产业,也加入乡村振兴的序列中来了。商州区龙山光伏电站,是充分依托大荆龙山大面积荒坡和相对充足的光照条件,以“光伏+”为发展模式,以带动脱贫为根本目标,着力打造的目前陕南地区投资规模最大、覆盖贫困户最多的大型集中式地面光伏电站。这个电站带动全区一万户贫困群众年均收入增加3000元左右,光伏下农业产业带动1870户贫困群众年户均增收近3000元。站在龙山光伏电站最高处的观景台上,目望四山里明晃晃的光伏玻璃正聚精会神地聚拢阳光的能量。商洛山的禾禾们、灰灰们、金狗们,有谁能想到如今这新时代的阳光,竟会以这种环保、低碳的方式助力秦岭深处的乡村振兴行动呢?

商州各县从古至今就有木耳种植与采摘传统,但那是小打小闹,形不成规模。柞水县老庵寺村,是距县城20多公里的全县海拔最高、最偏远的深度贫困村。该村在县里精准扶贫攻坚行动中,以“集体经济+农户”模式,发展50万袋袋栽木耳基地,在2019年实现脱贫摘帽。如今,这个秦岭南坡的小山村,又以乡村旅游为纽带,深化“农业+”产业发展模式,把产业发展与乡村旅游融为一体。漫步于老庵寺村那古朴、宁静的街道,又有谁能想到这个当年像“鸡窝洼人家”的小山村,旧貌换了新颜,竟如此美丽,如此具有休闲性。贾平凹笔下的禾禾、灰灰、烟峰与麦绒那一代农民已经老了,但他们的后代们在新时代又过起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富裕与恬静的新生活。

商州的乡村振兴产业,也已经开始具有了“因势利导”的能力。贾平凹的家乡丹凤县棣花镇依托贾平凹的文学影响力,按照“特色产业+文化+旅游+扶贫”模式,打造商於古道文化景区与文艺创作特色小镇,已经初见成效,每年接待大量省内外游客。柞水县距高速公路不远的金米村,这个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4月考察过的木耳种植村,“小木耳”已经做成了“大产业”,成为带动一方经济脱贫、提升农民收入的优质高效产业。如今的金米村,通过实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旅游升级,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力推进宜居、宜业、宜创、宜乐、宜游的富美乡村建设。而山阳县城东南53公里的官官镇,则围绕原生态景区+特色现代小镇“一体两翼”发展格局,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诗画田园。目前,这个“城镇景区化、产业绿色化、田园景观化”的农旅小镇,已经成功跻身国家3A级旅游景区,吸引陕西、湖北等周边地区人们来此旅游。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打出组合拳。在国家脱贫攻坚行动中,商州各县还将交通不便、基础条件差的群众易地搬迁,安置在条件好的地方,配套解决相应的幼儿园、小学、社区医疗机构等教育、卫生设施,真正让广大群众搬得出、留得住、能发展。丹凤县的凤冠新城易地搬迁点安置小区,占地三百一十亩,总投资9.7亿元,安置易地搬迁户2885户11933人,同步搬迁户1062户4248人。这个小区水电路讯基础设施完善,拥有幼儿园、小学,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超市、红白理事馆等服务设施。为了确保搬迁群众不返贫,每户通过加强技能培训、搭建用工平台等方式,实现了至少每户有一人稳定就业。我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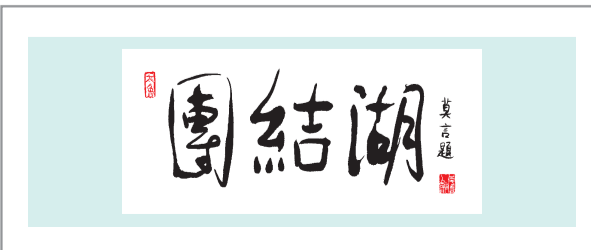
以不厌其烦地引用这些枯燥的数字,是因为它们的背后有鲜活生动的故事,有“带灯”们这些我国基层干部的辛勤汗水。这个小区也被国家发改委评为“最美易地搬迁安置小区”,在央视“焦点访谈”节目中介绍过经验。事实上,集中易地扶贫搬迁,绝不是简单的“一搬了事”,而是一场深刻的乡村革命,这样的工程也只有在中国才能实现,这也将深刻影响未来中国乡村社会的重塑与建设。

如今的商州,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连接大西北与东南部发达地区最便捷的大通道。商州城也列入国家关中平原城市群规划,成功地融入西安1小时经济圈。有了方便快捷的高速公路网,商州人也有了更为丰富、更为大胆的文化想象力,决心利用秦岭的青山绿水发展以休闲康养为主的旅游产业,着力打造“22℃商洛·中国康养之都”。为此,贾平凹先生也积极支持家乡建设,喊出“秦岭最美是商洛”的响亮口号。

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地处秦岭东段南坡的柞水县,距西安城只有50多公里,被誉为“都市人的高山公园。老百姓的避暑胜地”,长期因交通不便“养在深闺人未识”。自从贯穿秦岭的秦岭终南山18公里特长隧道打通后,每年吸引西安等周边地区大量游客观光游览、休闲度假。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4月20日来陕考察的第一站,就是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他要求人们“当好秦岭生态卫士”,守护好秦岭这个中华民族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国家战略高度上为秦岭地区擘画的发展蓝图。有了这个明确的战略定位,商州人的发展思路更加清晰,决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守好、利用好秦岭。

我经常感慨造物主的神奇,把陕西的陕北、关中、陕南三大地理板块的长处与短处如此搭配:陕北是人们印象中的黄土高原,地下却有丰富的石油与煤炭资源,一夜之间成为中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关中地区占了平展展的八百里秦川,一天到晚是吃不完的白面馒头,可是每年夏天都酷热难耐;秦岭南麓的商洛、安康、汉中倒是不缺青山绿水,可是因交通不便发展长期滞后。好在到了21世纪高速发展的今天,这一切都已经不是问题了。

汽车穿行在秦岭深处的绿色海洋里,我目望的是不断变化着的新商州,脑际间褪去的是记忆深处的文学商州。别了,我的金狗们,我的禾禾们,我的灰灰们!如今,你们的子孙们已经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开始踏上乡村振兴的新征程。我深信,有伟大祖脉秦岭的护佑,商州一定会拥有更加美好的新模样!



## 团结湖

厚夫